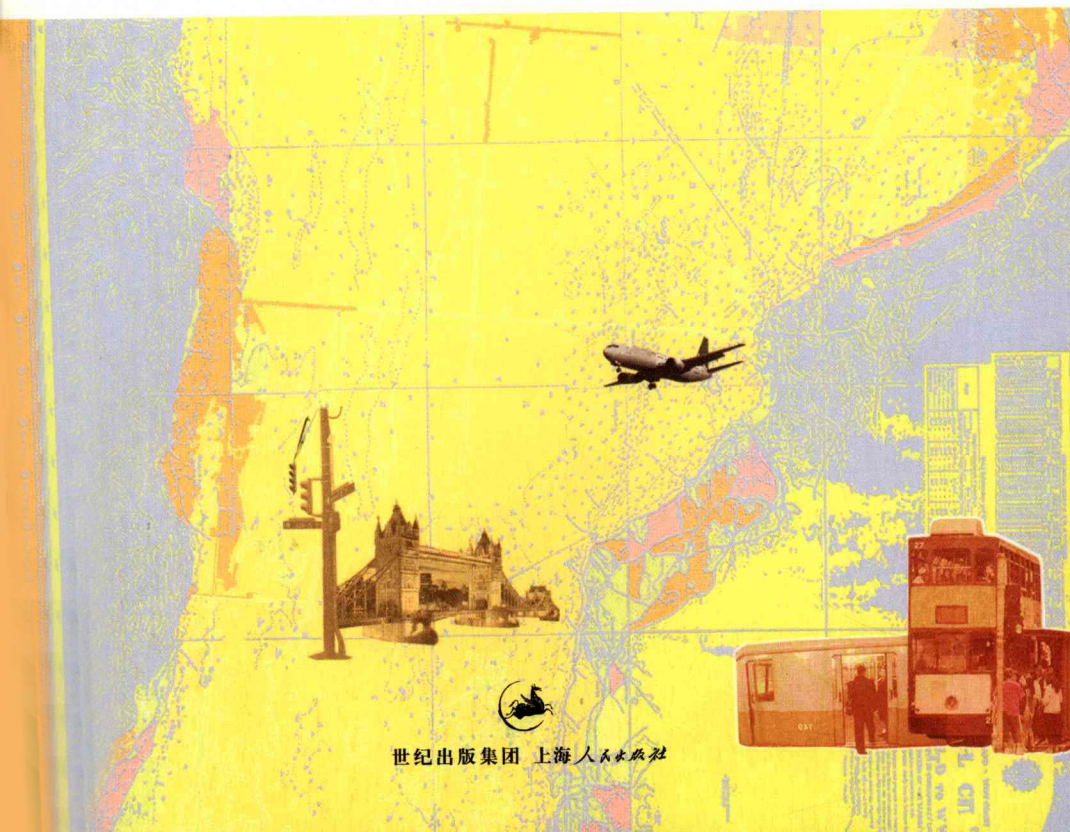


◆ 周志文 主编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 ◆

旅者的心情

马森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旅者的心情

马森 著

◆ 周志文 主编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者的心情/马森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周志文主编)
ISBN 978 - 7 - 208 - 08282 - 3

I. 旅… II. 马…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4373 号

责任编辑 陈 蕾

装帧设计 丁威静



世纪文景

旅者的心情

马森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625
插 页 2
字 数 172,000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282 - 3/1 · 614
定 价 25.00 元

序一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总序

周志文

散文在中国文学中的源流既深，影响又广，完全是在西方文学家的意料之外。西方有散文，但在文学的比重上，一向甚轻。举例而言，由西方文学观念主导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最多的是小说，其次是诗，再其次是剧作，几乎没有靠散文得奖的。在中国则不然，中国传统把文类分成韵、散两类：韵文指广义的诗，而无韵的就是散文。散文几乎包罗万象，经史子集全是它的范围。唐代韩愈提倡古文，是表示与当时的骈丽之风不同调，而明代中期之后所标举的“古文”，是与考试应制时所写的“时文”（即八股文）区隔，而古文指的是传统散文，都是熔铸经史、陶冶百家的。明清以来的古文选家都持这个看法，比如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林云铭的《古文析义》、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坊间最容易看到的《古文观止》等等。

从这个角度看，散文在中国不仅包罗广大，甚至是文学的主流。当然，传统的文学观念认为，“诗”是言志的，志比较个人化，所以诗中容许有自我意识；而“文”是载道的，道往往是由社会集体所形成，所以论文时多重视文中所含的道理是否充足、是否客观，作者的个性反而较为淡薄。这使得中国传统对诗的态度较轻松，而对散文的态度则较严肃。

然而“五四”之后，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散文改变了熔经铸史的传统，从而向纯文学靠拢，变得更纯粹、更有艺术性——简言之，是所谓的散文“诗化”。这样的处理方式当然有所建树，它使得散文摆脱历史的纠葛，重新在文学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然而也有缺点，散文在无形中被窄化了，邯郸学步地跟随着诗的脚步——作为纯文学中的一个文类，其存在的意义都不禁令人怀疑了。

有人说“五四”以来的文学解放，是自明代晚期的文学中得到启发，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晚明文学有一特色是诗论发达，大部分有特色的文学见解是在诗的讨论中发展出来的，譬如公安派的主要文学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原是诗论。然而，晚明甚至整个明代像样的诗人很少，真正能够流传百世的诗作也不多，倒是晚明文人在散文革命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把传统散文“载道”的观念扭转了回来。“五四”时期的文人强调晚明的“小品精神”，其实是有点弄错了，小品并不是指散文要轻薄短小，去表现“小处的美”。晚明文人搬出小品，其实是要与经邦济世的传统散文信仰相对抗，因为过分耽于大道，往往会丧失自我。所以，这种“小品精神”即自由创作的精神，强调自我意识与自我风格，与形式上的大小长短反而没有什么关系。

“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延续了晚明的精神，部分散文的“诗化”，其实可视为散文朝“言志”方向发展。然而散文并不等于诗，不论在其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比诗更宽广的空间，“言志”固然可以，“载道”亦无不可，不过“道”不再是以往集体认可的圣贤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五四”之后的散文，如果仅以文学的范围来讨论，比以前有更大的创作和发挥空间。但事实上，中国的散文舞台看似热

闹，其实岑寂，在散文创作的质与量上反而无法与传统相提并论。

台湾的文学，基本上是承袭着中国传统文学的源流而来，但因海峡的阻隔，从上世纪中叶之后又逐渐发展成一种与大陆不太相同的文化与文学环境。台湾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传统的价值从未受到大的冲击，学校语文教育的古典部分占有相当大的分量，仍然使用传统汉字，并没有使用后造的简化字。其次，台湾为一海岛，与海外接触是生活中的必要。台湾人虽不抛弃传统，但通过与外界的频频接触与碰撞，在很多方面可能更加多元和开放，文学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尽管海峡两岸的文化与文学环境有差异，然而文学不见得都会依照一定的公式来发展，何况文学也没有公式。整体而言，近六十年来的台湾社会虽有起伏，但起伏不大，也不险峻。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这样的环境不见得都值得庆幸，因为处在这种环境的人，比较缺乏惊涛骇浪式的生活经验，激荡不出昂扬愤激的生命力，因而也难以创造出开阖宏肆的有“伟大力”的作品。欧阳修就说过，“文必穷而后工”，生活上的跌宕有时反而是文学追求上的宝贵动力。

在这套“台湾学人散文丛书”中，我们邀请了几位台湾著名的散文家，挑选和整理了他们有代表性的作品，希望藉由这套丛书，让大陆读者来了解台湾的散文。为什么这丛书上面冠以“学人”一词呢？这是为了有别于一般的文学散文家。这批“学人”散文家，他们在文学创作之外还有另外的学术本业，或者在他们的散文作品中透露出更多的知识分子的关怀。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的关怀不见得只放在“经邦济世”上面，在如今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中，他们的关怀也是多方面的。这套丛书挑选的“学人”中间，极少数出身于中国传统文学，但大部分

不是，比如有研究外文的专家，有历史学者，有建筑家，还有研究环境科学的科学家……他们的文字都好，创作也丰，在台湾都被视为重要的散文作家，而且可能比一般的文学散文家更具有文化意识和终极关怀。他们的作品往往会更多地引用典故，乃至最前沿的知识，所以更容易反映台湾社会的多元状况。

当然，文学有自己的生命，文学不见得为其他事物而存在。透过文学来了解社会当然可以，但文学的目的似乎远不止如此。文学不只是被动地反映社会，有时候，文学更影响了社会，左右了社会的价值，甚至于自己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

我们期望这套丛书的顺利问世，一方面使得台湾的文学作品有机会让更多的大陆读者读到；另一方面，也使得海峡两岸的当代文学彼此激荡、生生不息。

二〇〇八年戊子春日 周志文谨序于台北市诏安街永昌里

序二

穿梭在人间与天堂

黄维梁

马森先生在《人缘与地缘》一文中对巴黎有这样的描写、品评与抒情：

巴黎从十九世纪就是世界上有名的花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及众多的以巴黎为背景的小说描绘了早期巴黎市的景观，小仲马的《茶花女》记录了来来往往跑着仕女们马车的香榭丽舍大马路的繁荣。……巴黎是一个多面向的城市，俗丽之外，也有其壮丽、雅丽、清丽与深沉……凯旋门的星形放射马路的设计风格独具，塞纳河两岸的清幽和各具风格的桥梁也造就了巴黎难得的盛景。如果你是个艺术的爱好者，卢浮宫、现代美术馆以及众多的同类馆舍足以满足你的美感欲望。但是更令我倾心的是巴黎的自由气氛，不管多么古怪的服装与行为，只要不侵犯到他人的权利，都会为巴黎人见怪不怪而加以包容。政治的见解、学术的主张也是一样五花八门，各显神通……这样的个城市正是我所需要与欣赏的容身之所，然而阴错阳差地我却离开了；一旦远离，竟没有再回头的机会……我自己只叹与巴黎缘分不够。

小说、戏剧、评论、散文等著作森森的马教授，文学是他生命的寄托。他长居、旅居之处，他触目、关心之处，尽是文学。在巴黎，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是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小仲马的《茶花女》；正如在北京，不能不是冰心的《寂寞》、老舍的《四世同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还有艺术。在巴黎，是卢浮宫的奇珍；正如在北京，是故宫的国宝。当然，还有胜景。在巴黎，是塞纳河的清幽；正如在北京，是紫禁城的气象。而最令马先生倾心的是“巴黎的自由气氛”。让我重复引述一下：“不管多么古怪的服装与行为，只要不侵犯到他人的权利，都会为巴黎人见怪不怪而加以包容。”巴黎是自由主义者马森的乐土，他居住过、留恋过，但一去巴黎不复返，“只叹与巴黎缘分不够”。

我认为这一声叹息，却有庆幸的成分。马先生离开巴黎花都之后，却是马不停蹄经历一个又一个的花花世界：墨西哥、温哥华、伦敦，以至西班牙、葡萄牙、苏联，他的成长之地台湾，然后又是温哥华，且在温哥华发现了他的天堂。这本散文集中的《从天堂到人间》一文为天堂开出了五个条件：一是气候温和、环境清新；二是山水兼胜、风景优美；三是物质丰裕、不愁衣食；四是人人享有充分自由；五是法律健全、保障人权。马博士认为“温哥华是最接近天堂这一个境界的”，又说在温哥华住了七年后，“决心走出天堂”；然则温城真是他心目中的天堂了。马先生没有佛、回、基督教等信仰，自认有存在主义的理念。他没有把天堂温城和《圣经》里的黄金街碧玉城相比，没有和佛教的极乐世界相提。他以自由意志选择其所居之地，从其对应温城环境人事的描述看来，天堂之誉，确是不中亦不远矣。他在天堂七年之养生后离开了，

转而到了人间。难道久享福乐也会令人不愉快、令人烦闷，七年之养变成七年之痒？他的“人间”是伦敦。他一踏上伦敦的土地，“又看到了喧嚣的城市和嘈杂的人群，房舍露出苍旧的面貌，空气的污浊、街道的凌乱与肮脏，处处都使我感到人间的窘迫。”然而——

伦敦虽然没有温城的明澈，却有一条结实而绵长的历史文化之根……伦敦在明丽上虽似不及巴黎，但在文化娱乐方面却绝无逊色……除了电影、戏剧而外，还有经常上演的歌剧、舞蹈、音乐演奏会。大英博物馆就不是一两天可以看得完的。最近几年，面对着温城的海光山色，似乎忘怀了人类的文化，觉得人本来就是如此的贫弱与孤独，站在大自然面前简直微不足道……我站在国家画廊中梵·高那张有名的《朝阳花》（即《向日葵》）前时就不禁想：如果梵·高住在温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梵·高的朝阳花是扎根在人间的，天堂上开不出这样的花来，因为天堂上没有这般的激情。

马先生驿马星常动，伦敦居之后回到台湾，是由一个人间到另一个人间——一个他最熟悉、最感亲切的天地。他从伦敦大学转到台湾的大学当教授，先是客座，后来转为专任，如鱼得水，如马得道：一九八四那一年，他在成长于斯、自在于斯的学术文化界活跃、奔腾甚至叱咤，当选为台湾文化界年度风云人物。论者指出：那一年“像汨汨泉水般，他的小说、散文、杂论、论评……大量在报章杂志上出现，同时又参与电影、戏剧的讨论和批评，成为文坛上的‘全才’。”这真是丰盛美好的

人间岁月。在不是天堂的台湾，他的人文人间岁月，美好了大概二十年，然后开始另一个阶段：他和妻、女赴加拿大定居，这次不是温哥华市，而是温哥华岛的维多利亚市。维城与温城地理相近，诸般条件相似，马先生再到了天堂。

巴黎、伦敦和台南台北的辉煌庞杂历史文化成为回忆和“准回忆”，马先生在维城蒔花种菜、阅读写作：“初春以来自行冒生出来的青葱、薄荷和马铃薯，一方小小的菜圃早已经满盈着吸人眼眸的绿意。”“色拉每天采一大盘，生吃、炒、煮均可，第二天又长出足够采一大盘的嫩叶。”“天气晴朗的日子，我常在树荫下阅读，鸟声之外，难闻人语，巧的是四邻均无儿童，诸老翁、老妪又是经常不出声的，大地一片静谧。”我读他的《夏日记趣》，十分羡慕：这岂不就是靖节先生躬耕自食的羲皇上人，岂不就是奥马尔·哈亚姆（Omar Khayyam）《鲁拜集》（*Rubaiyat*）树下一卷书一壶酒的闲适境界？维城的岁月，有幼女的音乐为背景：“女儿天天走到池塘边观鱼，不几天竟写出一首题作《小红鱼》的钢琴曲。”“女儿对音乐如此爱好，无论什么乐器几乎一学就会，令我不胜羡慕。小红鱼给女儿带来了灵感，正如我赴温城让她写出一首《爸爸去温哥华》的诙谐曲。”可是啊，在维城这“和平静谧之地”，“外面的环境，家中的人事，困扰何其多，仍难完全逃避。”极乐、全乐的境界，似乎仍是乌托之邦。台湾的文友、学生等组成的人文世界常常在他的怀念之中，他如候鸟一样，一年一度返回台湾，或者说如天马一样，飞奔回台。他再从天堂回到人间。

这匹天马往来穿梭于亚欧美三大洲，游历过或天堂或人间数十个城市，其间有逍遥之游，有为谋稻粱之旅，还有种种因亲情爱情而起之

行；人生的丰富多彩和传奇，马先生都体验了。这就像他表现过文学的种种形式类型技巧题材一样。读《从天堂到人间》、《夏日记趣》诸散文，再读小说《M的旅程》和戏剧《花与剑》，你可能不相信它们是同一个人的作品。《M的旅程》、《花与剑》是现代主义的奇崛、奇诡之作，《从天堂到人间》、《夏日记趣》等散文是平正、平和之篇。刘勰《文心雕龙》说文章有奇有正，刘大櫟《论文偶记》谓“文法有平有奇”。马森奇在小说、戏剧；平在、正在散文。在文坛上他穿梭纵横于各种文体，成为出色的“全才”；正如他穿梭上下于人间和天堂各种地方，成为“全人”——全面体验丰盛人生的人。他的散文不属于拉纳姆（R. A. Lanham）所说的“高格”（high style）或“低格”（low style），而属于“中格”（middle style），是散文这文类的当行本色，是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所形容的“自然”、“流动”，而我们读之“如逢花开，如瞻岁新”，自受其感动，自得其情趣。穿梭在人间与天堂之间，这匹天马不高古雄浑、不豪放悲慨；他这样的书写，也许是为了上下纵横穿梭所应具的平和与平衡吧。

2007年12月中旬于台湾宜兰

（注：序作者原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为台湾佛光大学教授）

目录

3 | 序一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总序/周志文

7 | 序二 穿梭在人间与天堂/黄维梁

第一辑 旅者的心情

2 | 从天堂到人间

12 | 旅者的心情

16 | 人缘与地缘

28 | 春日记游

41 | 夏日记趣

53 | 莫斯科之春

74 | 菲律宾记游

第二辑 西葡行记

102 | 西班牙的优雅与暴力

110 | 天涯知音

119 | 逝去的王国

123 | 观画

第三辑 再访法国

132 | 图卢兹印象

136 | 给两个文学巨匠送别

140 | 巴黎车站的金光党

第四辑 在墨西哥的日子

146 | 古坝的记忆

153 | 我的芳邻

163 | 佣人们

174 | 莫里那

180 | 穆该吉与黛安娜

187 | 三个大使与一个公使

第五辑 返乡行

196 | 重归故里

205 | 下乡

212 | 秋日访冰心

219 | 跋 永远的同学/王蒙

222 | 后记/马森

225 | 附录 马森著作目录

第一辑

旅者的心情

从天堂到人间

如果天堂真是十全十美的，那么便只是一个假想的永不能实现的概念，因为在逻辑上十全十美这一涵义便否定了其本身的现实性。所以天堂只能在天上，而不能在人间。妄想人间建立天堂，那便带出了十足的虚矫与猖狂。但是，如果我们要求不太过分，肯于容忍人间的缺陷，肯于接受人为的卑拙，而不把我们的企望提升到绝对的境界，那么人间的天堂也未始没有。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许多地方仍似地狱，但也有些地方确已接近了我们幻想中天堂的境界。当然这只是相对比较而言，世间原没有绝对的事情，你说是不是？

在我所经历过的三十几个国家和我所居住过的十几个城市中，加拿大的温哥华是最接近天堂这一个境界的，我这么觉得。别人对天堂有什么幻想，我不知道。我自己认为，最少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才配称为天堂。第一得有先天不冷不热的气候，还不准有后天现代化了的污染。第二得有优美的风景——那必得有山有水才能使风景优美。第三得有丰厚的物质条件，也就是说不愁衣食。第四得有足够的自由，包括恋爱、同居、结婚、离婚、不结婚、生孩子、不生孩子等等自由。第五，自由太多了，也要防其泛滥，所以得有合宜的法律才行。法律必得合宜者，

那就是说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人的自由和权利。自然，真正天堂的优点大概比这些个条件要多得多了，然而如果少了其中之一，似乎便不配称之为天堂。

现在让我们看看加拿大的温城有没有具备这些个条件。第一，先说气候。温城虽然不是四季如春，但夏天绝不热。热的程度恰好可以到大海里游泳而不致冻得牙齿作响，赤足裸背不会受凉，全套西装也不会汗流浹背。总之，绝不会热到狗伸舌头，人不想吃饭的地步。冬天呢？虽说有点冷，也常常下雨下雪，但也不会冷到冰冻三尺，冻得人口鼻发麻。更不用说春秋两季的温薰与清凉，是别处少有的。但最难得的是像温城这样的一个大城，却没有多么像样的现代化工业，因此也就极少有其他现代化的大城所最棘手的空气与河流污染的问题。那么你也许要问，温城人何以维生呢？温城主要的生产事业是伐木与渔业，再就是海港转运和商业，四者恰恰都不怎么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因此空气异常清新，天空除了雨天外，一年四季都是湛蓝的。要不是有太多汽车放气，空气恐怕还要好得多；就以目前而论，在大街上绝不会闻到像在纽约、伦敦、巴黎、香港街上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油烟气。这正是温城得天独厚之处。第二，说风景。温城是背山临海之地，又有弗雷泽河贯流其间，附近更是湖泊集凑，可以说要山有山，要水有水。再加上未开发的原始森林尚占据了温城附近的大片土地，这样的自然环境，除了瑞士的日内瓦和北欧的几个小城外，很少有可以和温城比肩的。第三，财富的创造很积极。在比较公平的竞争中，人人都觉得有成功的可能。虽然法定的工作时间是一周五天，每天八小时，但有的人每天做十小时、十二小时都在所不惜。不是为了荣誉，而是为了实实在在的物质享受。每个人都